

CIVIC BUILDERS

CURTIS W. FENTRESS



市政建筑

[美] 柯蒂斯·W·芬特雷斯 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CIVIC BUILDERS

CURTIS W. FENTRESS



市政建筑

[美] 柯蒂斯·W·芬特雷斯 著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WILEY

ISBN 7-5611-2208-X



9 787561 122082 >

ISBN 7-5611-2208-X

定价: 198.00元



CIVIC BUILDERS

CURTIS W. FENTRESS

市政建筑

[美] 柯蒂斯·W·芬特雷斯/著 皇甫伟/译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3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美国 John Wiley & Sons 公司授权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翻译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 06 - 2003 年第 19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政建筑/(美)柯蒂斯·W·芬特雷斯著;皇甫伟译.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出版社, 2003.6

书名原文:Civic Builders

ISBN 7-5611-2208-X

I. 市… II. ①柯… ②皇… III. 行政建筑—建筑设计—世界 IV. TU2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2898 号

出版发行: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地址:大连市凌水河 邮编:116024)

印 刷: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250mm×305mm

印 张:14

插 页:4

印 数:1~2 000

出版时间: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人:王海山

责任编辑:刘 蓉

封面设计:王复冈

责任校对:赵 娜

定价:198.00 元

电 话:0411-4708842

传 真:0411-4701466

邮 购:0411-4707961

E-mail: dutp@mail.dlptt.ln.cn

URL: http://www.dutp.com.cn

目 录

简介:繁荣的市政建筑风格 柯蒂斯·W·芬特雷斯	7	艾尔索普建筑师事务所 Les Bouches Du Rhône 地区政府办公楼,法国,马赛	110
野蛮人洗劫了宫殿 罗伯特·坎贝尔	14	博尔斯与威尔逊及其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 WLV GMBH 办公楼,德国,明斯特	114
市政空间的拓展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三个故事 邓林·林顿	16	芬特雷斯·布拉德伯恩 克拉克县政府中心大楼,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120
市政建筑的建造形式 约翰·莫里斯·狄克逊	21	理查德·迈耶 海牙市政厅及图书馆,荷兰,海牙	126
愤世嫉俗时代的开明政府 查尔斯·詹克斯	26	查尔斯·柯里亚 印度博帕尔邦议会中心,印度,博帕尔	132
市政建筑的未来 科尔曼·科克尔	32	LOG ID BGW (保健服务中心和福利机关)办公楼,德国,德累斯顿	138
阿尔瓦·阿尔托 珊纳特赛罗市政厅与图书馆,芬兰,珊纳特赛罗	36	勒斯科及其合伙人在莫尔日的分公司 Vaud 州政府中心大厦,瑞士,莫尔日	142
维利欧·雷威尔 多伦多市政厅,加拿大,多伦多	40	芬特雷斯·布拉德伯恩 奥克兰市行政大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	146
卡尔曼·麦基尼尔与诺尔斯公司 波士顿市政厅,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44	KPF 事务所 省议会大楼扩建体,荷兰,海牙	150
贝聿铭及其合伙人公司 达拉斯市政厅,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	48	拉斐尔·莫内奥 穆尔西亚市政厅扩建体,西班牙,穆尔西亚	154
拉斐尔·莫内奥 洛格罗尼奥市政厅,西班牙,洛格罗尼奥	54	帕雷蒂斯·佩德罗沙 沃尔德玛魁塔镇公所,西班牙,沃尔德玛魁塔	160
迈克尔·格雷夫斯及其合伙人公司 波特兰大厦,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	58	法国建筑工作室 欧洲议会大厦,法国,斯特拉斯堡	164
墨菲/扬 詹姆斯·R·汤普森中心大厦,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62	福斯特及其合伙人公司 德国新国会大厦,德国,柏林	172
琼斯与柯克兰特建筑师事务所 米西索加市政厅,加拿大,安大略省,米西索加	68	文丘里与斯格特·布朗联合公司 La Haute-Garonne 地区政府大楼,法国,图卢兹	180
米切尔/朱尔戈拉与索普建筑师事务所 澳大利亚议会大厦,澳大利亚,堪培拉	72	萨达·武嘎建筑师事务所 斯洛文尼亚商业和工业部大楼,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	184
戴蒙德与施米特建筑师联合公司 纽卡斯尔市政厅,加拿大,安大略省,纽卡斯尔	78	阿科塞尔·舒尔茨与夏洛特·弗兰克 柏林总理府,德国,柏林	188
查尔斯·穆尔/城市创新集团 贝弗利山市政中心扩展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弗利山	82	巴塞狄建筑师事务所与波琳·塞文斯基·杰克逊 西雅图市政中心,市政厅,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	196
阿瑟·艾瑞克逊建筑师事务所 弗雷斯诺市政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	86	NBBJ 西雅图市政中心,司法中心大楼,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	200
丹下健三 东京市政厅,日本,东京	90	古斯塔夫森及其合伙人与斯威夫特建筑公司 西雅图市政中心,市政广场,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	204
迈克尔·格雷夫斯及其合伙人公司 Onjuku 市政厅,日本,Onjuku	94	芬特雷斯·布拉德伯恩 萨克拉门托市行政大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	206
戴蒙德与施米特建筑师联合公司 耶路撒冷市政厅,以色列,耶路撒冷	96	KPF 事务所 塞浦路斯议会大楼,塞浦路斯,尼科西亚	208
阿德里安·费恩斯伯 拉·佛来奇镇政厅,法国,拉·佛来奇	100	安托内·普雷多克 奥斯汀市政厅,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	212
摩西·赛弗迪 渥太华市政厅,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华	104	理查德·迈耶及其合伙人公司 圣何塞市政中心,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	216
		项目信息	220



昌迪加尔议会大厅

简介:繁荣的市政建筑风格

柯蒂斯·W·芬特雷斯,美国建筑师协会资深会员,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

在国民中培养精美艺术的品位,就务必利用好一切机会,在公共建筑即将落成时要不失时机地提供给他们建筑模型,供他们研究、模仿。

托马斯·杰斐逊

本书所涉及的建筑都拥有一种轻灵感,好像在向世人昭示市政生活不只是关于权高位重的政府和恪尽职守的市民,还应该包括激情和想像力。这些建筑都明显体现出政治生活中的尊严和权威,但又不失生动活泼。它们给人以热情好客之感,并与周围浑然一体。“大都会(metropolis)”一词的词根意思为“城邦”。总之,它们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交流。

19世纪初,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一种崭新的政府形式,美国 and 法国不约而同地吸取了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艺术的精华,追求一种和平与稳定的气氛,这最终成为许多国家市政建筑设计构思的源泉。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主导市政建筑设计长达百年之久,现代市政建筑摆脱了新古典主义形式上要求建筑面积大,并且建筑目的是出于履行特定职责等多种外来束缚,处处洋溢着人们对现实的信心、对国家民主未来的憧憬,或多或少也反映了民众对政府看法上的改变。

由于在20世纪好几十年里多种建筑思想和学派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现代主义新建筑风格也随之发展并日趋繁荣。在这其中起推动作用的诸多建筑设计中,以下几个因其独特风格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它们分别是建于1928年,由杜多克(Dudok)设计的荷兰希尔弗瑟姆市政厅拥有的错综复杂的建筑翼面;建于1963年,由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设计的位于印度昌迪加尔的议会大厅的宏伟气势;建于1958年,由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设计的位于巴西利亚的国民议会大厦特有的光滑流线型外观;建于1957年,由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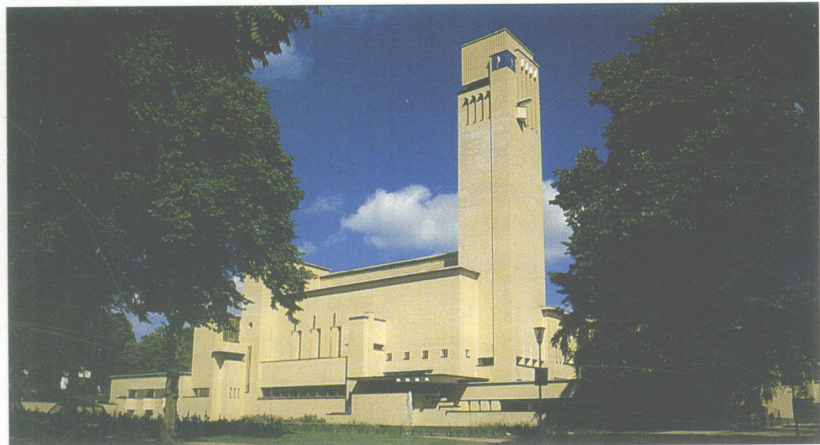
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玛林(Marin)郡市政中心的有机外壳;建于1965年,由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设计的塞纳约邑(Seinajoki)市政厅具有的坡形侧翼。这些代表性建筑风格各异,但总体上包含了要摒弃僵化的世俗权威、以独特的形式体现政府要与公众沟通的主题建筑思想。

《市政建筑》的主题内容

因为历史与市政建筑设计理念密不可分,故本书采用时间顺序组织内容,先是芬兰的珊纳特赛罗市政厅^①和三座北美市政厅:加拿大多伦多市政厅(1965年)、美国波士顿市政厅(1968年)和达拉斯市政厅(1977年)。然后是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波特兰大厦、詹姆斯·R·汤普森(James R. Thompson)中心大厦和米西索加市政厅,以及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欧洲、北美洲和亚洲涌现出的设计精妙的各色市政建筑。本书结尾部分将讨论美国几座现如今仍然享有盛名的市政建筑。

本书写作重点在于市政建筑,也就是人们最能直接觉察到政治权威存在的地方,也是无论在外在形式还是在内在本质上都体现政府行政管理的地方。本书同时还收入了立法机关大楼,例如1999年落成的德国国会大厦和同年落成的欧洲议会大厦,两者实际上成为民众智慧和意志的集体象征;有些建筑只是形式上民众化,例如2001年落成的德国柏林总理府大楼以及1999年落成的斯洛文尼亚商业和工业部大楼;另外,还有一些建筑设计方案涉及到行政管理场所,它们在各种仪式都最精简的情况下,仍然能充分引发民众丰富的想像力。

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书中的各种建筑作品,本书同时收录了另外几位作家的宝贵观点,供读者参考:建筑艺术评论家罗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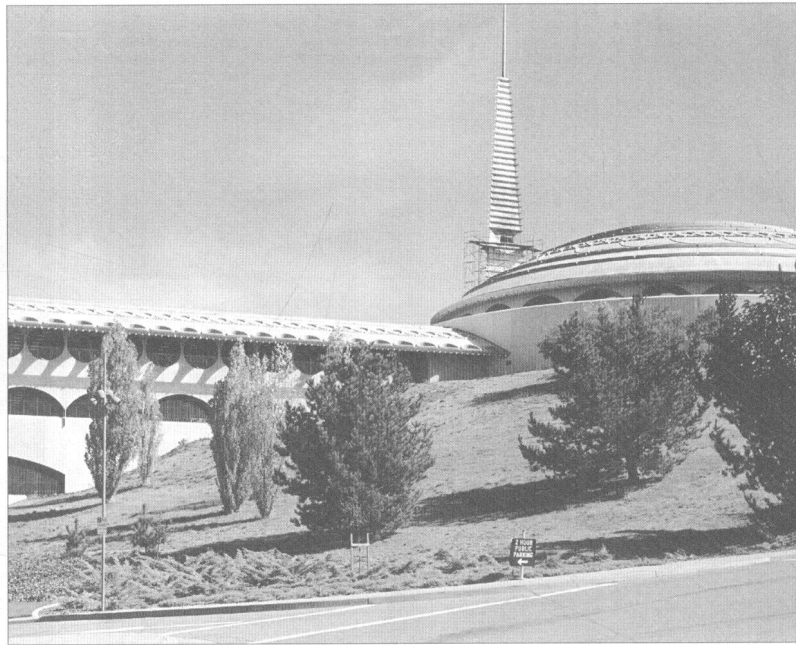
荷兰希尔弗瑟姆市政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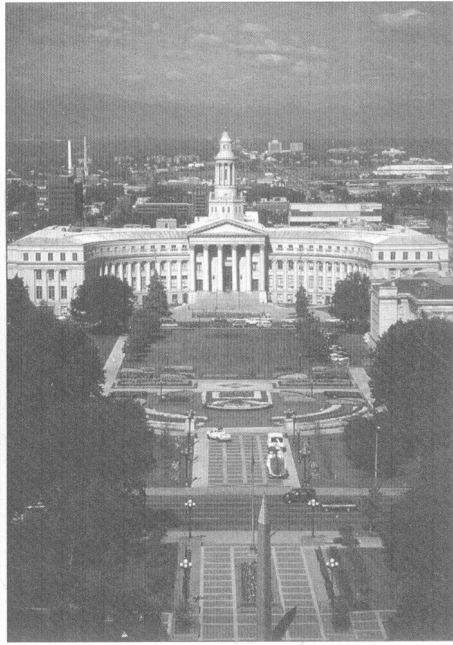
巴西利亚国民议会大厦



塞纳约邑市政厅



美国玛林郡市政中心



美国丹佛市政大楼

坎贝尔(Robert Campbell)有关波士顿市政厅的论文;建筑历史学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有关20世纪市政建筑艺术的访谈;担任《进步建筑》杂志编辑25年之久的约翰·莫里斯·狄克逊(John Morris Dixon)的一项有关市政建筑的调查结果;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学教授邓林·林顿(Donlyn Lyndon)主持的一项有关三座加州市政建设的研究探索;建筑师科尔曼·科克尔(Coleman Coker)的对未来建筑艺术发展前景的哲学漫谈。

人们建造各种建筑,而建筑反过来又塑造了人们的心灵。

温斯顿·丘吉尔

18世纪,世界各国纷纷摒弃了封建君主制,引入了民主政治的理念,建筑师们也顺应了这一潮流,寻找创新艺术的新思路。最初,建筑师们的设计方案大都基于宫殿式建筑样式。后来,他们放弃了简单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对它们重新加以改造以使其顺应政治民主化的潮流^[1]。然而早期的市政建筑都不是完全全体现服务民众和以民众为中心观点的,相反却“表达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权利观念”^[2]。

对于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人们往往津津乐道的是它们的厚重、实在和可令人信赖的坚实性,但是就连古板僵化和千篇一律的样式也常常成为某些人称赞的对象。这种风格的建筑常常给观众以压抑感和相形见绌的焦虑感,往往令他们望而却步。在这种市政建筑里拾级而上,几乎是种勇敢的探险行为,常常令人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建筑物一层入口多超过建筑物周围地面高度两三层。人们迈入建筑物就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这种类型的建筑好似在暗示民众,在这里只有服从的义务,而不是要求政府为民众服务,建筑设计目的是为了营造庄严的气氛,但结果却拉大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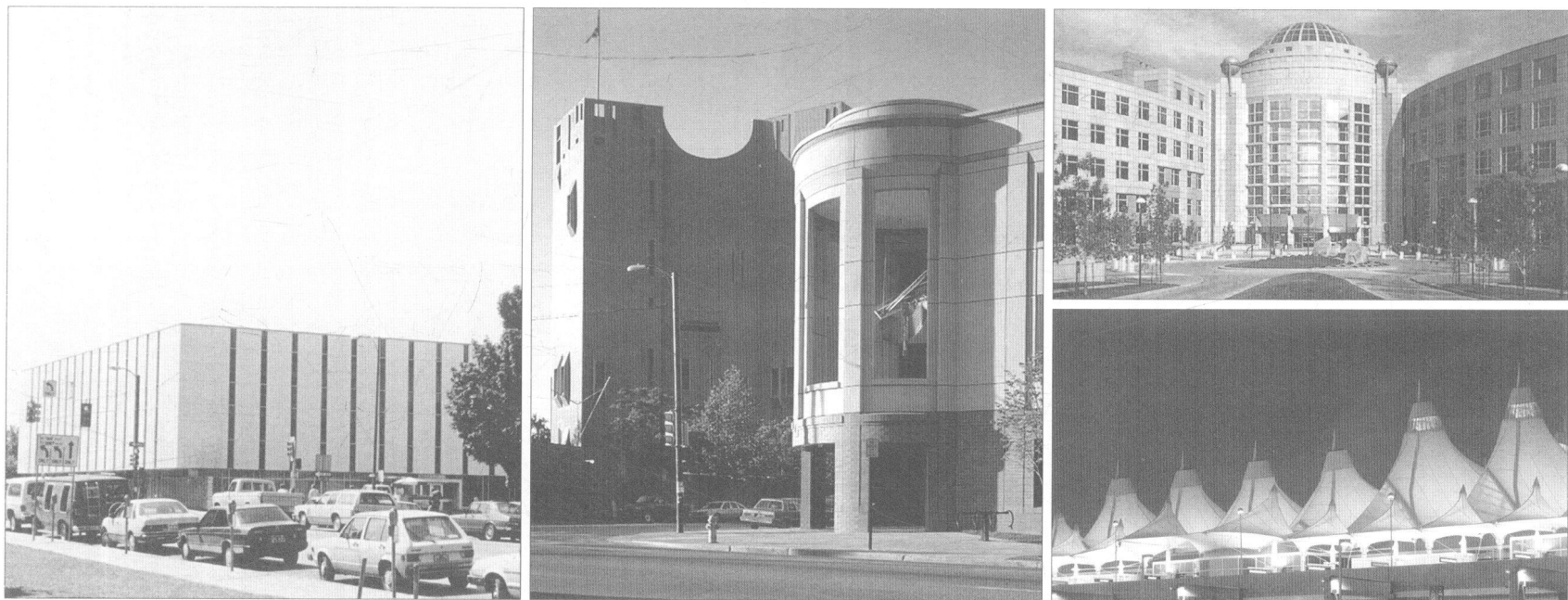
不但公众建筑的外部有变化,楼内的中心部位,即议政厅也有所革新。美国弗吉尼亚公共管理和政策部高科技中心的查尔斯·T·古德塞尔(Charles T. Goodsell)编写了大量论述建筑与政府关系的著作^[3],他把美国议政厅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传统时期(1800~

1930年)、20世纪中叶(1930~1960年)和现代时期(1960年至今)。传统时期里开始确认民众权威;第二时期的设计面临矛盾冲突,议政厅逐渐成为政府官员听命于民众、实实在在行使民众赋予他们的社会权利的场所^[4];最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更加紧密,形成水乳交融的亲之和势。追溯200年来民众与政府关系从疏远到亲密的发展历程,古德塞尔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规律: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政治距离在缩短,而新形成的政治关系的亲疏程度在议政厅的设计风格中都有所体现,而反过来议政厅的设计风格也会促使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趋向亲密^[5]。

古德塞尔对这种在建筑风格上显示出的新式官民关系的真正亲密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它只会给人们一种权力归民的假象。但它总归是阐发了现代社会里人们渴求相互联系的需要。在公众生活和交往中人们强烈希望公开和透明(有时甚至涉及到国家公务员的生活隐私),而我认为这正是公众普遍追求人与人之间能够亲密交往所导致的,另外最明显的体现还有E-mail的风行和手机的无处不在。但是科技并不一定能促进交往和联系。科技便利了民众与政府的交流和沟通,例如可以网上缴税;但当人们在各自家里的一个角落里收看电视转播的市政会议时,科技又加剧了政府与观众关系的离化。

依我之见,公共建筑实施方案首先是要挖掘出新意,因为它要拉近民众与社区的距离,加强他们之间的认同感。我们公司就着眼于运用民众与区域环境的相互影响,以营造更为人性化的建筑模式和加强人与自然的优化协调。直觉使我们认识到:人对位置和环境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使人们从建筑风格中获得轻松和舒适的感觉应该是我们工作的首要目的。但这也绝不意味着简单地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或搭建一座易于操作和使用的公共建筑物。我们指的舒适是深层意义上的全身心的放松,是在现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难能可贵的一息归宿感。我认为赖特所说的“憩歇”和阿尔多·范·埃克(Aldo van Eyck)所说的“归家”指的就是这难得的一息归宿感,让人全身心地放松和享受家的温馨^[6]。

——我们对市政建筑设计的初步认知开始于对丹佛的帕米特(Permit)中心的承建。我们提出了一项大胆的革新方案,对帕米特中心



左图:丹佛帕米特中心(修葺前);中图:丹佛帕米特中心(修葺后);右上图:杰菲逊郡法院与行政大楼;右下图:丹佛国际机场旅客中转站

心的内外结构进行大幅度的修改。

丹佛市政府希望把原来分两处远距离办公的政府公务员集中到一起工作。但市政府的财政预算只够买下两地的房产,并对它们进行简单的装修。我们公司拿到项目后,研究出一个用现有的资金既能使所有的官员集中办公,又可以使建筑拥有为公众服务的各项功能的方案。

1961年初建时,该建筑是要作为法律图书馆使用的,它是围绕一个广场而建的中空型建筑。所谓的广场其实很小,只能算做是荒凉的天井。这座现代主义结构的建筑由各种嵌板包裹围成,其内部结构充分体现了它的箱式外观。大厅入口并没有明显的建筑标志,该建筑和周围任何市政中心建筑都格格不入。

我们重新对建筑的外部进行了装饰,运用各种色彩和细节加工手法,使该建筑和周围环境相融合。同时我们也借鉴了它周围几座建筑的特色,包括市政厅大楼纯朴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以及乔·庞蒂(Gio Ponti)设计的丹佛艺术博物馆有趣的棱角和优美的建筑物表面。整座建筑物围绕一个圆形大厅向两边伸展,以方便街道上的运载车辆和行人清楚地看到整个建筑,这种醒目性有明显的公众特色。

创建一个中央连接点以使观众易于识别建筑物并解读其基本结构成为我们的工作重心。原来建筑物的四方形结构被重新改造成六角形的菱形结构,整个建筑呈现对角盘旋结构,围绕在中间的天井也被改建成三层楼高的方形中庭(中庭内除设有导向台外,还设有最常用的公众服务台),访问者也因为这个空间位于建筑物中心部位,通风、光照都恰到好处,才时刻体验着这里好客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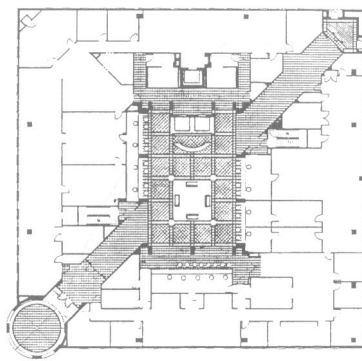
我们公司接手的第一个市政厅建筑是杰菲逊郡法院与行政大楼。摆在我们面前的双重使命是刻画一个个性鲜明的政府形象,同时从千头万绪的政府工作流程中整理出一个清晰的工作思路。因此我们把大楼的两个主要功能区完全分化隔离到两座不完全对称的扇形建筑里面,并且创建一个宏伟的圆形玻璃大厅把两部分联系起来,共同构成一座完整的建筑物。这种设计方案除却它纯粹的象征价值,还能够使访问者产生这里欢迎他们来访的感觉。

我们公司于1994年又接手了丹佛国际机场旅客中转站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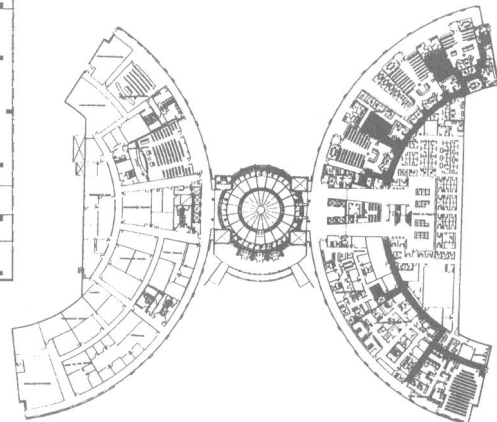
设计工程,这又成为我们对民事建筑的一次体验,虽然它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政府性工程,但至少是公共事业性工程项目。除了建造能够运转流畅的空中转运设施外,丹佛市政府又赋予我们更为艰巨的任务,要我们的工程设计方案能体现出丹佛乃至整个美国西部的建筑形象。因此我们采用了机场附近落基山脉波浪起伏的锯齿形状作为设计方案的基本结构。建筑物贴近人性的一面体现在它的那些透亮的山峰状突起部位,旅客在装备有透光性能极佳的膜结构屋顶下,没有丝毫与外界的隔离感^①。

象征意义、主体功能与心灵感受

通过这些早期的市政建筑工程设计,我逐渐意识到象征意义和建筑功能的关系就好似中国道家所讲的阴阳两极的相生相克。在它们内部的相互依存中,市政建筑设计又有各自矛盾的两方面。有的市政建筑代表着政府与社区民众的关系,在这里建筑师肩负着向世人展示城市的市容市貌和政府形象的使命。有的市政建筑更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例如婚姻登记所和交通违章缴费处,这里通常有繁琐的手续和千头万绪的事务要处理,这就要求在建筑设计中要整理



丹佛帕米特中心平面图



杰菲逊郡法院与行政大楼一层平面图

出最流畅的工作流程。因此建筑设计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最终达到象征意义完整、功能齐全、使用方便的效果。因此建筑的象征意义和功能在建筑设计中都应该通盘考虑,两者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古代著名的建筑大师维特鲁威(Vitruvius)的关于建筑设计与建筑功能的论述在业内人士中被广泛引用,引言是关于建筑功能决定建筑内立柱的设计位置的论断。他说:“如果立柱太紧密,举止端庄的妇女缓缓通过台阶步入殿堂内部参加周末宗教祈祷或感恩节活动时,就不能肩并肩同时通过狭小的柱间距了,于是就不得不列队进入。”^[1]注重建筑物启用后的使用目的对市政建筑设计成功与否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这些因素外,还有阿尔多·范·埃克称之为建筑的深层质量问题,即“心理情感因素”。古代建筑师都深谙设计布局的诀窍,采用石头、石灰以外的材料混合搭配的神奇效果,以及能够保持热量和抵御寒冷的装裱技术。我们有必要重新看待这种理念,要意识到这绝对不是迷信:适当的空间设置有意义,有力量,能启发我们的灵感。我们能下意识地感知它们的实际效果,它们也能满足我们人类内心深处实际需要。我们用美丽和想像力轻松地感召它们,而当我们成功时,我们就实实在在地发掘了一条探索未知的渠道,换句话说,人类塑造景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建筑物的象征性和功能性都是中性意义,并不一定能描绘出民主的概念^[2]。民主表现在民众对建筑物的感觉和创造出这种感觉的可能性。这种内心感觉因人而异,必须与特定的社区紧密相联系。这种因素也包括某地的历史,通常就是暴君欺压奴役当地人但最终被民众遗弃的历史。当然主要因素是社区民众与建筑界人士的直接交流。

与民众沟通能够培养耐心和忍让力。建筑师要学会既虚心听取民众意见、博取众家之长,又坚持自己的工作原则。建筑师要学会折衷自己的奇思妙想,尽量考虑到建筑用户某些根深蒂固的想法。由此,建筑师就能领会社区建筑设计的基本价值取向^[3]。

建筑师涉足市政建筑时,首先必须搞清楚新建筑必须以原有建筑所构架的环境为基本建筑背景。以建筑背景为前提的建筑设计就是建造与周围建筑环境相适应的新建筑,就是与周围建筑特色能绝妙搭配,不至于使人产生任何厌倦乏味的感觉^[4]。建筑背景也同时指社区文化价值取向和建筑物内部装饰特点。因此,建筑设计基本程序可以开始于某个简单的轮廓和概念,此后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建筑师与社区民众之间的沟通,最终将贯彻整个工作的始终。

建筑物设计者与社区民众之间的交流最终成为各种建筑形式之间的生动活泼的对话,成为建筑与社区协调友好、相互沟通的先决条件。沟通是适用于民主政治的生动字根,即民主政权就要有良好的官民关系^[5]。

加拿大多伦多市政府两座环形互补分布的主体塔楼,Vaud州政府中心大厦各个楼体变化多端的侧面都体现了建筑设计与建筑环境的和谐统一。这种和谐在米西索加市政厅中环绕会议大厅的、写有各所辖城镇名字的装饰带设计上被展露得淋漓尽致。克拉克县政府中心大楼融入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沙漠景致的设计,弗雷斯诺市政厅热情迎宾的环拱形前厅,沃尔德玛魁塔镇公所狭小的内部空间,以及西雅图和奥斯汀市政厅周围建筑环境的多处参照都是建筑与环境相和谐的生动写照。

穆尔西亚市政厅的建筑设计明显体现着这种沟通和交流所达成的建筑与环境的和谐统一。穆尔西亚市政厅建筑结构优美、高雅,从传统风格到现代风格的转变既微妙又倍加小心,既没有遭受周围

建筑的同化,又没有对周围建筑造成压力。即使是野兽派^[6]建筑形式,就像波士顿的用厚厚的平板搭建的建筑和美国达拉斯具有倾斜立面的建筑样式,也运用了极具想像力的建筑手法,以达到吸引观众注意力的目的,使观众的观察点聚焦到建筑物表现出的更深层的价值取向上。

在本书所收入的建筑中,有的在设计中成功地融合了严肃艺术与活泼高雅艺术(渥太华市政厅),有的则在严肃的设计中增添了更多具有神秘色彩的艺术成分(印度博帕尔邦议会中心和德国国会大厦),还有的则利用生动的形式告知世人,市政建筑设计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潜力(纽卡斯尔市政厅)。

圆形建筑结构既具备穹顶式结构的庄严,又被赋予了一种戏剧性色彩。这个特点在詹姆斯·R·汤普森中心大厦、法国马赛地区政府办公楼和法国图卢兹地区政府大楼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自然景观也成为这出戏剧的一部分,例如赖特(Wright)设计的S·C·约翰逊大楼树状立柱和阿尔瓦·阿尔托设计的环绕天井花园建成的圆形市政大楼就充分表现了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环保型建筑指导思想。环保型建筑设计在BGW办公楼的设计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欧洲议会大厦的设计中也有不俗表现。前者利用室内植被保持室内温度,后者中的植物则齐刷刷地朝向天窗生长。

建筑设计与周围环境的对话有时也涉及建筑界的一些难题:既要清晰地阐述建筑物复杂多样的功能,又要制订出节能、环保并能社区民众提供最佳服务的施工建设方案。这些就是杜多克所经常采用的建筑手法^[7],例如令人愉悦舒适的省议会大楼扩建体的修建和提供给BGW办公楼和Vaud州政府中心大厦的高科技密集又节能环保的整修工程。

风格生动活泼的建筑在本书中不胜枚举,充分表现在令人叹为观止的欧洲议会大厦和本书中给出的各种建筑上。每座建筑又个性不一,各自有独特的动人之处,正符合英语单词“conviviality”所描述的那样(其词根的英语意思是“使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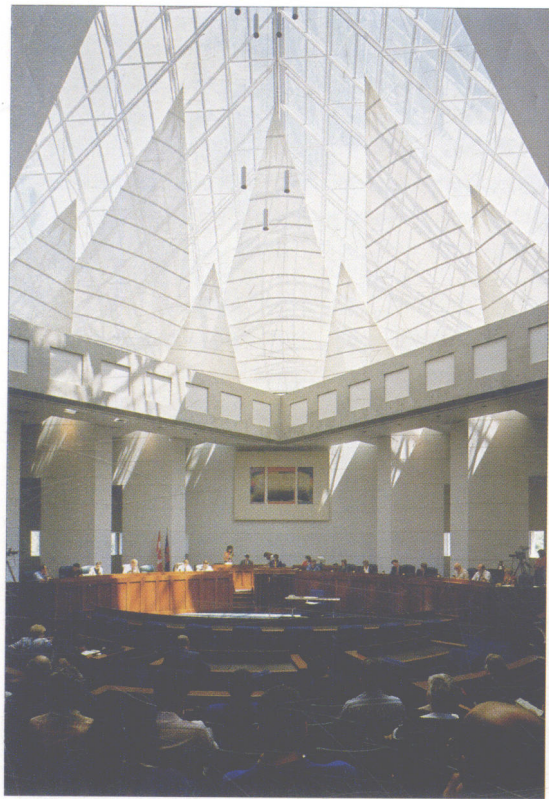
不拘一格、风格生动的市政建筑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鲜明对照,有时也会截然对立起来。伦敦经济学院的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新近著书宣称,新经济下的压力和人们正常生活时间观念的扭曲彻底摧毁了民众对政府行为关心的激情。森尼特宣称人们为生计而奔波忙碌,以至于对他们生活小圈子之外的东西都漠不关心了。

理查德·森尼特转而采用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建筑模式,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他断言“工业城市都放弃了古罗马或中世纪时期的住宅的建筑模式。在工业资本经济到来之前,建筑物的立体架构已整合了家庭、工作、公共空间和较为随意的社交场所。”理查德·森尼特认为,要改变民众参与社会行为并不强烈的状况,惟一方法就是重新修整建筑架构,以面向集体、方便大众交流为目的^[8]。

建筑师们单方面的努力不足以重整森尼特所抱怨的社会不正常现象。但是我们建筑界人士无时无刻不在竭尽全力使建筑充满人文主义色彩。我们能使民众集聚的地方更温馨,更富有人性。最近,建筑界有人尝试使用计算机制作建筑效果图,这种做法令我心凉。他们过于崇尚使用机器,缺乏感情和人性接触。

我盼望着未来的市政建筑能够脱离这种崇尚机器、无视人性的影响。市政厅和市政中心是城市的中心。在这里,我们需要有家的感觉,在市政空间的线条、材料和色彩中,我们需要聆听社区民众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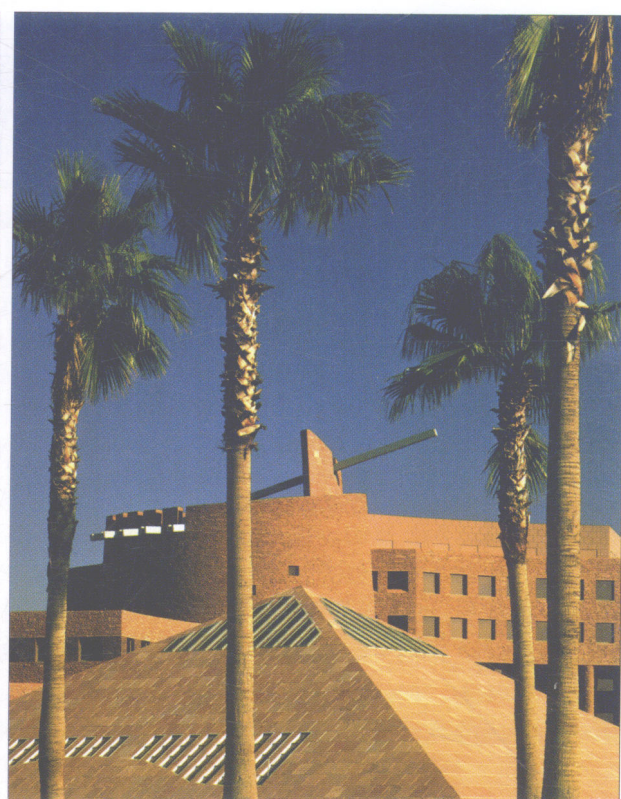
本书中收入的超过半数的作品都是国内外建筑设计大赛的获奖作品,我认为以这种比赛方式竞标是民主公平的。创建公共建筑



渥太华议会大厅



穆尔西亚市政厅



克拉克县政府大楼

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不像整理背包那样有规律可循。公共建筑的创建进程有可能是漫长、拖沓而又复杂的,又会被官僚体制搅乱,并且容易遭受政治动乱的打击而中断。

公众事业性工程综合运用了不同部门、人员和施工计划进程安排表,因而不可避免会充满矛盾冲突与相互误解。建筑师遭遇这些问题的几率比灵感到来的几率大得多,并且在实际设计工作开始之前就有可能面临诸多矛盾和难题。

我这么说,也是为了向成功经历这一过程并创建出本书收入的这些建筑的设计者们表示我的崇敬之情。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告诫那些渴望参加市政建筑设计大赛的年轻建筑师们,能获胜当然是令人兴奋的事,但年轻人更应该扩大自己的视野,放眼比赛后的历程,要学会接纳一切现实的和政治上的困难,要时刻铭记阻碍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协调统一的难题依然存在^[7]。

建造建筑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许多建筑界业内外人士都纷纷大量撰文论述市政建筑设计的方式与方法。我赞同市政设计不应该拘泥于一定的形式这种观点。当相同的建筑形式不加以任何改变地应用于一切建筑设计中时,结果将导致各个地方不约而同地建立起几乎相同的市政建筑来。这种形式雷同、个性单一的建筑风格无视地域的独特性与生活中应有的激情。如此建立的建筑物在抽象意义上是代表政府,但在现实中却是大煞周围风景的入侵者,就像从遥远的异地空间飘来的一个声音,向现代人发号施令。

市政建筑不应该使人们感到自己无关紧要,而是要创建一种亲近的公共建筑空间,并利用相互的信赖和依靠把独立的个人整合为一体。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建筑也反映着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而

且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下统治和被统治关系的实质^[8]。

设计建筑的灵感来自方方面面:一幅画,一种物体的外观,一幅素描,一本书,一座建筑,或者是符合建筑师追求的有序对称、平衡协调的任何地点,或者是建筑师渴求的任何具有结构韵律的物体^[9]。

建筑师为某个城市做建筑设计,他们不但是工程师,也是艺术家。如果建筑师足够幸运,又善于从善如流,知道如何观察事物以及聆听周围人的建议,那么从建筑设计酝酿到成型,再到最后建筑施工完成的过程就一定会充满神秘的诱惑力。他们像神的使者,赋予以用户为中心的社区空间结构上的诗情画意。起初,社区景致突如其来转变颇具神秘色彩,但却的确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不像古代神的使者经常迷惑人心的所作所为。

有人描写过建筑设计的神秘,说它能唤醒我们隐藏在内心深处未被察觉的对人性的感知,对此我深有同感。把握住这些,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感觉到或理解创造力、人类和自然永恒不变的规律和韵律,最终将拥有一种神力,它可以融合相互理解、理性、感性以及想像力,使它们成为无与伦比的美妙的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存在^[10]。

假如我们能够量化分析如今活跃的市政建筑风格的活力,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测量、称重,然后计算出每寸土地的需要。但是市政建筑的活力是飘忽不定的,我们不能理性地分析它,只能感性地去认识到它的存在。它首先要被我们感知,然后才有希望被使用它的人所感知。

一般而言,理想化的建筑作为一种工具,既能将对人的一切正面影响发扬光大,又能抛弃一切负面影响。我们能够追求对称、神秘、优雅的建筑造型,追求尽可能雅致的建筑神韵,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能使建筑孤芳自赏,茕茕孑立。建筑物在任何意义上都应符合人的标准,都应该是人们开始充满激情的生活的地方。我们应该会在那里体会到人类与千变万化的神奇宇宙之间的联系^[11]。

邓林·林顿在数年前就有关公共建筑艺术发表了几个相当客观

的观点,我觉得非常令人信服。他认为每座建筑的兴建都应该是改造城市的一个机会,都是人类和未来所签定的契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同时告诫我们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建筑师“假公济私”的危害性。建筑师如果抱着使自己成名或使自己设计的建筑成名的冲动,如果过于看重建筑的生动逼真的外在形象,就将破坏建筑师原本为扩展公众主体性所做的努力。他认为公共建筑应被赋予远远高于私人建筑的权力,包括对建筑位置和方位的考察,对人性尊严的考量,比市场化运作更高层更持久秩序的联系^[2]。

我也深受威尔·艾尔索普(Will Alsop)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德累斯顿原则”的影响。该原则认为建筑设计和施工都应该是一种庆典,接触建筑的经历应该能升华人格^[3]。

也有些人的关于建筑艺术的专著对于市政建筑设计特别有启发。我们选了罗伯特·坎贝尔(Robert Campbell)题为“野蛮人洗劫了宫殿”的文章,作为围绕现代市政建筑组织论题的基本框架。坎贝尔深刻地观察到每个人都可以对设计进行不同的阐述和理解。出租车司机与建筑师,政治家与纳税人,对同一市政建筑应如何设计、如何才能体现城市的相关性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的观点有刻意贬低建筑师的意味,却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理想和现实总有一段距离,事与愿违的情况时有发生。

心灵所愿总有原因,理性思考也不得其解。

布莱赛·帕斯克(Blaise Pascal)

规则和义务

我认为建筑设计就如同方士的炼丹术一样,先为新建筑许愿,然后按照建筑架构要求添加建筑师的想像力和专业技能的结晶,同时还要考虑到民众现有的知识,以及民众对社区与他们之间关系在现有层次上的、有些还处于潜意识阶段的理解。

建筑设计的萌芽有可能发生在建筑师在建筑场地闲庭信步时,也可能是在造访城市中最令人敬畏或根本就很普通的地方时,从观众热情洋溢的喝彩中找到设计的灵感。而最佳市政建筑设计思想的原始材料是人类的需要、渴望甚至是恐惧。建筑师必须与即将工作在这栋建筑里的人、使用它的人、居住在它附近的人,以及支付建筑施工费用的人建立起彼此间的相互信任。建筑师经常会在公众聚会场合里聆听到这些人的意见,从而激发出创作的灵感,这些往往是通过正式的信件或工作报告难以寻觅到的。有些人想在建筑设计过程中也享有自己的一席发言之地。他们花费时间前来参加由市政府或有关部门组织的建筑设计方案说明会,在大会上他们勇于直言,积极反映他们的渴望、激情与不快,坚定自己的立场,提供意见,发泄心中积聚已久的感情。因此,考虑接纳社区里的个人行为,包容来自各方面的不同声音也就成为公众建筑设计师的任务之一。

我们长期坚持不懈地参加数不清的公众见面会,克服在异地他乡搞建筑设计时的种种不便,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我们能聆听到或体会到用户内心深处需求,实际上用户对建筑设计的需求也是建筑设计工作的灵魂。理论原则在这里不再适用;技巧和风格的运用并不会接收或反馈任何来自公众内心深处的信息。理性分析必须退让,本能和直觉将有力地主导这一从民众那里获取建筑思路的进程。这样,建筑师才能使该建筑真正成为“完全为民”的建筑。

建筑师与民众的见面会是何种对市政建筑设计感兴趣的建筑界人士的终极训练场所。因为只有把自己融入民众,想民众之所想,才有可能挖掘出响应公众交流的建筑方法。

后面将会有些什么内容?

有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建筑师为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对夫妇设计了一座漂亮的通体白色的房子。房子墙壁是白色,地毯是白色,连里面的家具也是白色的。一天晚上,他来到这对夫妇家里做客,发现沙发竟然配置了漂亮的非白色枕头,他马上把它们拿开,并坚持要把它们扔出去,原因是这些枕头玷污了他的建筑设计。这房子到底属于谁?建筑师精益求精地追求完美设计,到底为了谁?是房屋的主人、房屋的访问者还是为了建筑师本人的喜好?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有关建筑师杜多克的。据说他经常为普通老百姓建造住房,这些人每当在大街上碰到杜多克,他们都会向他亲切地打招呼^[4]。他的建筑手法恰如其分,因此他能够取悦民众。市政建筑是为了民众,而不是为了政府官员们建造的,所以到底还有什么比使民众满意更重要的呢?

有些人能建造出看似不起眼的小房子,但这些小房子却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奇迹,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他们使房子的造型、颜色与空间组合都融入使用者的感受,而有些人只能破坏这一切。

我写这本书是在2001年的秋季,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两个月之后。人们每天都听闻炭疽病病毒在袭击美国,以及美国政府旨在摧毁对此事件有直接责任的本·拉登基地恐怖组织(Al-Qaeda)而进行空袭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五角大楼的整修工作正在继续,世贸大楼的废墟清理工作要数月才能完工。建筑师们也正在热烈地争论如何建造一座旨在悼念9·11事件遇难者的纪念碑。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世贸中心姊妹楼轰然倒塌的那一幕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五角大楼、世贸中心与市政厅建筑一样,曾经是城市的象征。

建筑设计思潮的取向尚未明了。装在信封里的炭疽病病毒的传播让政府官员和建筑师们都清醒了。原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在于加强建筑物的稳固性。如果恐怖分子在邮包里装备了致命的或是毁灭性的秘密武器,即使是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掩体或从街道往里缩进的建筑构造形式也无力阻止恐怖事件的发生。

9·11恐怖袭击事件再次提醒我们民主是脆弱的,民主需要人民心灵的滋润^[5]。正如阿尔瓦洛·西扎(Alvaro Siza)最近所言,建筑师虽然不能创造新生命或虚无的个性,但可以用建筑设计全力支持民主^[6]。市政建筑也面临矛盾:开放性与安全性,坚固性与透光性。设计必须为观众留下发挥想像力的空间,即设计师的规划设计只可帮助观众预测特定位置应该怎样设计才算合理,而不是硬性规定必须这样设计才合理。人们对建筑师的设计要求在将来会反映出国家民主的发展状况。依我之见,解决以上几对矛盾和实现种种可能性是绝对重要也是相当棘手的问题。

柯蒂斯·W·芬特雷斯于1972年在纽约开始自己的建筑师职业生涯,先后为贝聿铭和KPF事务所工作。1980年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建立自己的建筑设计公司,主管建筑设计工作。

参考文献

- 1 It's hard to deny the appeal of a building that Alvar Aalto named 'Curia' on his drawings, while giving its dominant vertical form a sassy chamfered roofline.
- 2 Werner Hegemann and Elbert Peets, *The American Vitruvius: An Ar-*

- chitect's Handbook of Civic Art, Architectural Book Publishing Co. (New York: 1922), reprinted by the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New York:1988), p.133. Low buildings were the norm in U.S. civic architecture,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three-storied building that 'was practically standard height for all European plazas. This standard had its justification not only in esthetic intentions and in technical limitations before the time of steel construction and elevators but also in the court etiquette of pre-Revolutionary times according to which the King was housed in the second story and wanted nobody above his head...two high stories for the main buildings, corresponding to three ordinary stories or less in the subsidiary buildings, became a generally accepted height for monumental purposes'. Also see *Architecture and Democracy* by Deyan Sudjic with Helen Jones,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an imprint of Calmann and King Ltd) in association with Glasgow City Council (London:2001) p.12. 'Classical democracy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later constitutions, it also created an architectural legacy which has dominated both the form and style of parliament buildings to the present day.'
- 3 Charles T. Goodsell, *The Social Meaning of Civic Space: Studying Political Authority through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Lawrence:1988), p.53.
 - 4 Among other writings by Goodsell is *The American Statehouse: Interpreting Democracy's Templ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Lawrence: 201), and, with Nancy Murray, *Public Administration Illuminated and Inspired by the Arts*, Praeger (Westport, Conn.:1995).
 - 5 Charles T. Goodsell, 'The City Council Chamber: From Distance to Intimacy'. In Nathan Glazer and Mark Lilla (eds), *The Public Face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1988, p.196.
 - 6 Goodsell, *ibid*, p.193.
 - 7 Frank Lloyd Wright, *An American Architecture*, edited by Edgar Kaufmann, Horizon Press (New York:1955), p.38, citing an excerpt from *Two Lectures on Architecture*,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1931. 'Use and comfort in order to become architecture must become spiritual satisfactions where in the soul insures a more subtle use, achieves a more constant repose. So, architecture speaks as poetry to the soul.' Also from *An American Architecture*, p.47, citing a quote from *Modern Architecture: The Kahn Lectur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1: 'Repose is the highest quality in the art of architecture, next to integrity, and a reward for integrity.' Also from *An American Architecture*, p.47, citing a quote from *The Architectural Forum*, January 1938: 'Only our own creative ability can give us beauty as native evidence of ourselves: a quality of peace. We mean this quality when we use the word repose.' Aldo van Eyck, *The Child, the City and the Artist*, p.81. From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ated August 1962, which van Eyck wrote on a grant from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in 1961-1962. Cited by Francis Strauven in *Aldo van Eyck: The Shape of Relativity*, Architectura & Natura (Amsterdam:1999), p.417.
 - 8 Architecture critic Harold Muschamp said it most succinctly: 'Compared with most airports, this building feels good for the body.' *New York Times*, 7 May 1995, p.34. Paul Goldberger noted the same feeling: 'The main terminal at Denver is one of the few airpo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confers a sense of lift, where natural light and appealing form combine to create a civic monumentality.' *Curtis Worth Fentress*, L'Arca Edizioni (Milan:1995), p.12.
 - 9 Cited recently by American architect Thomas Gordon Smith in 'Eternal Architecture', *Archaeology Odyssey*, May-June 2000, p.50.
 - 10 This is interestingly illuminated by cartoons that portray the sameness of Third Reich and Soviet architecture, accompanying Charles Jencks' and Maggie Valentine's essay, 'The Architecture of Democracy: The Hidden Tradition',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57, No.9/10 1987, pp.8-9.
 - 11 Hegemann and Peets, *ibid*, p.142. 'To think of a building independently of its situation is the death of civic art.'
 - 12 Frank Lloyd Wright, *An Organic Architecture: The Architecture of Democracy*,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1970), p.11. Richard Weston, *Alvar Aalto*, Phaidon (London:1995), p.122, citing *Alvar Aalto*, 'European reconstruction brings to the fore the most critical problems facing architecture in our time', *Abacus 3: Museum of Finnish Architecture Yearbook* (Helsinki:1982), p.131.
 - 13 Others take the concept of a reciprocal relation even deeper, for instance, with Aldo van Eyck's idea of reciprocity, in which, he has said, there is 'the promise of existential grace, the promise of our homecoming'. Aldo van Eyck, *ibid*, p.81.
 - 14 This is a pejorative label for Christian Norberg-Schultz, writing in 'The Democratic Institution', *Roots of Modern Architecture*, A.D.A. Edita (Tokyo:1998), p.113. 'The late-modern works inspired by Le Corbusier's ultima maniera... mostly degenerated into empty rhetoric, such as the neoexpressionist city-halls in Boston... and Dallas. The label "brutalism" appropriately characterizes the approach.'
 - 15 Dudok used double-glazing, ducted natural drafts to cool offices in the summer and water pipes embedded in the walls for radiant heating in winter. Donald Langmead. *Willem Marinus Dudok: A Dutch Modernist*,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1996), p.50.
 - 16 Richard Sennett. 'A Flexible City of Strangers', *Le Monde-diplomatique*, <http://www.monde-diplomatique.fr>, February 2001.
 - 17 Hegemann and Peets, *ibid*, p.142.
 - 18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Civic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Record*, Vol. 142, December 1967, p.107. Moshe Safdie, 'Collective Significance', *Harvard Architectural Review*, Spring 1984, p.93. 'It is a truism that the design of a public place of government in the democratic United States is, in natu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design of a public place of government in imperial Rome. If it comes to pass that we recognize similarity in solutions adapted today for this kind of place, we must be suspicious, because something has changed in the relationship of people to government and of people to each other, and architecture must express it.'
 - 19 Werner Hegemann and Elbert Peets, *ibid*, p.3.
 - 20 Alvar Aalto quoted by Peter Reed, *Alvar Aalto: Between Humanism and Materialism*,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1998), p.97. Andrew Devane, who studied with Wright at Taliesin West, *In the Cause of Architecture*, (ed. Frederick Gutheim), *Architectural Record* (New York:1975), p.19.
 - 21 Alvar Aalto quoted by Richard Weston, *Alvar Aalto*, Phaidon Press (London:1995), p.203. Frank Lloyd Wright, *An Organic Architecture: The Architecture of Democracy*,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1970, p.11. Charles Jencks,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Jumping Universe*, Academy Editions (London:1995), p.23.
 - 22 Donlyn Lyndon, 'Public Buildings: Symbols Qualified by Experience', *The Public Interest*, Winter 1984, p.79.
 - 23 Charles Jencks and Karl Kropf (eds) *Theories and Manifestoes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Academy Editions (Chichester, West Sussex: 1997). 'Towards an Architecture of Practical Delight', p. 298.
 - 24 Langmead, *op. cit.*, p.x.
 - 25 Roger Wilkins, Clarence J. Robinson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American Culture,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Fairfax, Virginia, on 'MacNeil/Lehrer News Hour', 29 October 2001. 'Democracy, you know, is perishable. We know that. You've got to take care of it in order to make it endure. So it seems to me the challenge to us is to find ways now to make the democracy stronger, to protect the rights that we cherish, and to show our commitment that way until there's some other way that we can fight this war.'
 - 26 Jeremy Melvin, 'Vintage Porto', *World Architecture*, Vol. 99, September 2001, p.17.

野蛮人洗劫了宫殿

罗伯特·坎贝尔,美国建筑师协会资深会员

设计不要面面俱到,男人不会为之所动。

发展商詹姆士·罗斯引自丹尼尔·伯翰姆的话

我不认为面面俱到的设计会让女人为之所动。

简·杰卡伯(1976年,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旧市场大楼和公共会堂(又名法纳尔大楼)举行的建筑艺术经验交流论坛上的讲话)

波士顿市政厅的正立面起伏不平,并且悬挂有一面旗帜随风摆动。原来欧式风格的弧线形街道已经被完全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新市政厅以及市政广场。

原有建筑的遗迹已很罕见,而弧线形拐角依然存在。弧圈道是康山大街(Cornhill Street)的位置所在,那个新月状地带曾经鳞次栉比地排满了书店。康山大街也早已不存在了,现在成为波士顿市政广场。不过街道右边的建筑依然保持新月状。这酷似一个熟睡的妇人,丈夫不知什么时候已从她身边走开。这个人称“残月”式结构的建筑群兴建于1816年,1860年又进行了精心装饰,具有意大利风格。在市政厅的远处,还能依稀辨认出法纳尔(Faneuil)大楼的三角墙。除此之外,别的东西都荡然无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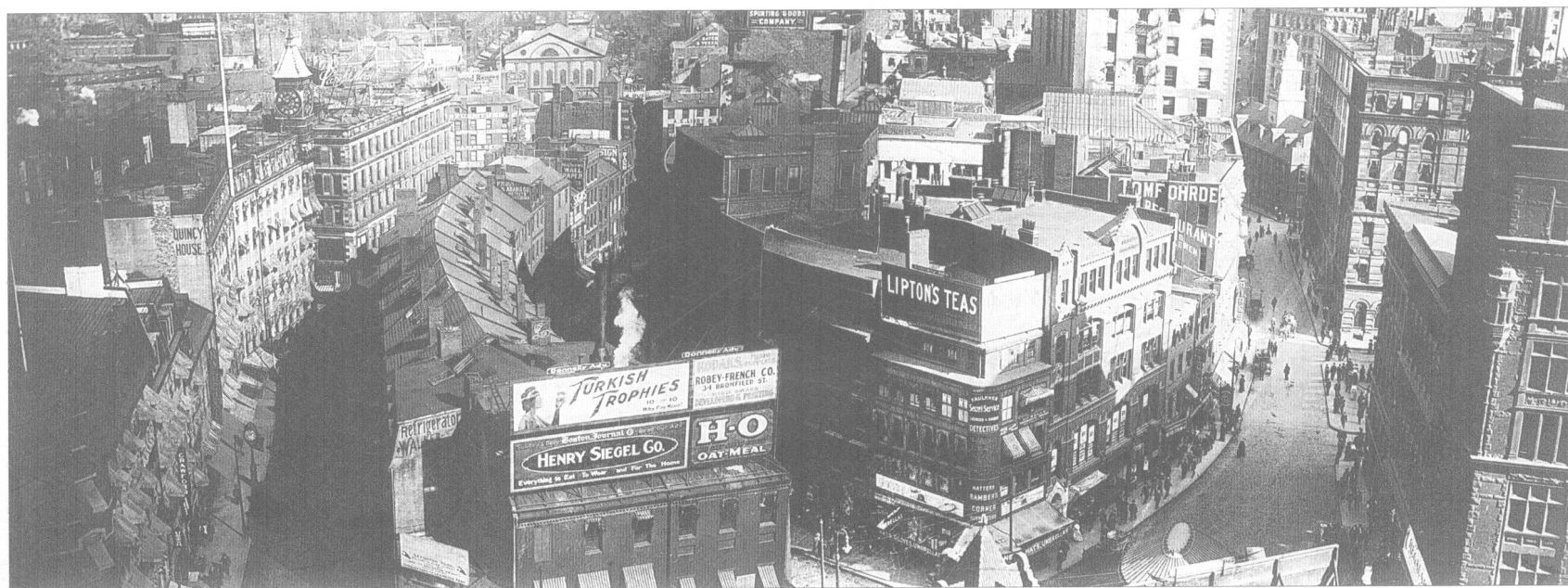
20世纪60年代,“新波士顿建筑学派”的倡导者急需一项工程,以向世人展示并证明他们的精神风貌和独特的工作方式。他们选择了市政中心作为目标,因为房产已属公有,原建筑可以完全摧毁,并可毫无阻力地重新建设。在贝聿铭及其合伙人公司的亨利·科布(Henry Cobb)的协助下,市政府优先采用了一项总体方案,决定彻底

清除数条街道,取而代之为市政广场。但市政广场竣工后显得过于宽阔,并略显空荡,不匀称,以至于不具备任何功能。这个由数不尽的砖块铺成的巨型广场显而易见有利于集团军演练用,或许成群结队的人可以在此聚集,欢庆红色索克斯时髦总冠军的产生。这些难道就是那些野心勃勃的预言家们想要的吗?

新市政中心的关键是建造市政厅。由此还能引出一段建筑界的史话。1960年,两位鲜为人知的哥伦比亚建筑学教师,美籍德国人格哈特·卡尔曼(Gerhard Kallmann)和美籍英国人迈克尔·麦基尼尔(Michael McKinnell)共同漫步在纽约市街头。他们当时决定共同开办公司,他们都有为别人工作的经历,却从没有独立设计的经验,当时麦基尼尔才25岁。他们在美国国内一没关系二没门路,于是决定参加各种建筑设计大赛,以寻求工作机会。这些大赛往往采取匿名提交方案的方式,由评审团选取获胜者。

美国很少举行这种类型的比赛。恰巧波士顿市政府为新市政厅设计方案招标。卡尔曼和麦基尼尔参加了竞标,同时参与竞争的还有另外250位建筑师。出乎意料的是,这两位纽约市的无名小辈竟然胜出。

历史上或许从没有建筑师在成名之前就被委任如此重要的工程设计项目。为了全程监控整个建筑施工过程,他们移居波士顿。他们两人开始执教于哈佛大学,并且他们的卡尔曼·麦基尼尔与诺尔斯公司(Kallmann McKinnell and Knowles)成为波士顿最负盛名的建筑公司。随后,他们先后设计了海恩斯会议中心(Hynes Convention Center),白克湾火车站(Back Bay Station),哈佛大学夏德大礼堂(Shad Hall)和诺顿公共图书馆(Newton Public library)。



根据美国建筑师协会于1976年波士顿200周年独立纪念日面向历史学家和建筑师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波士顿市政厅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建筑的第七名。这也是迄今为止依然在世的建筑师所取得的最佳名次。品位确实发生了改变。

时至今日,这座影响深远的灰色混凝土建筑依然保持着它那卡夫卡式的外表,但已处于一种腐朽落魄的状态。虽然它依然容纳着市政府诸部门,并由政府提供修护费用,但已无法成为地图上的标志性建筑了。

理解或者说欣赏市政厅建筑的最佳方式是杜撰另外一个传说。很多年前,曾经有座宫殿。宫殿的墙壁上贴满了金光闪闪的珍贵马赛克与金叶子,并且挂满了名贵的油画和刺绣。大厅里灯火通明,乐声阵阵,王子、大臣以及小丑们推杯换盏,好不热闹。突然灾难从天而降。野蛮人入侵了,宫殿被洗劫一空。厚重的墙壁被摧毁了,房间内所有的装饰品都被抢走。随后,王国幸免于难的子民们利用战后废墟中的碎砾瓦块,在遭毁坏的旧宫殿的遮蔽下搭建起许多砖石结构的小房子。

这就是波士顿市政厅的生动写照。它遍体鳞伤,建筑物内部有价值的东西也被破坏殆尽,却依然摆出胜利者的姿态,尽管它已处于穷途末路。但是它却向外人展示它经受了大灾大难以后,依然可以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麦基尼尔和卡尔曼把他们设计的波士顿市政厅比做一个三层的三明治。最上层是一般官员的办公室,政府的所有官僚机构都设在此。这里是些低矮的棚屋式建筑,为旧式的红砖结构,连绵不断地

紧密排列在建筑物的最下层。这里主要是与民众联系紧密的政府办事机构,例如婚姻证书签发处、汽车驾照发放处等等。

中间层的箱式结构是通过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官员们的势力范围。直选官员区位置处于上层的各部职员区和下层公共事务区之间。在建筑艺术上,直选官员的绝对权威和独立性有着鲜明的体现。

这种“三明治”结构的分析也很具逻辑性,但问题是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一点,除非他们已经从建筑师那儿听说过了。

曾经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是由一位出租车司机提供给卡尔曼的。当时他们正经过市政厅,司机并不知道车里坐着的正是市政厅的设计者之一。司机指着大楼问:“你想知道建筑师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卡尔曼回答:“当然想知道。”于是司机把一美分硬币的背面举起来给他看,上面的林肯纪念堂被倒立了过来。

波士顿市政厅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这也使得它更加具有吸引力。如果有人对它产生爱慕之情的话,它会更加迷人。卡尔曼和麦基尼尔一度曾想效仿德国市政府的做法,在地下室设置酒吧。我提议在顶层那些宽大而无任何实际用途的走廊里设置咖啡吧。刺绣展示会或竞卖会怎么样?使市政厅兼具博物馆的功能如何?可以在里面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摆上奖杯和波士顿大事年鉴,就像在家庭祭堂里摆放已故先辈的灵位一样。我还提议效仿欧式的小商品买卖市场,把市政广场改为出售小商品的小贩们的集散地,怎么样?或许还可以在广场上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们搭建些简易住所什么的。

大多数波士顿市民极其容易满足。撤换掉已经毁坏的路灯可能是采取改良措施的第一步。



14页图:圣斯考累法院广场的历史照片,摄于1911年
左图:新市政厅完工后的照片,摄于1968年

市政空间的拓展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三个故事

邓林·林顿,美国建筑师协会资深会员

民主社会里,人们急需引入能够把各种人类经验汇总并加以确认的功能机构。当一个国家的居民来源和属性很复杂时,这种汇总和确认人类经验的功能机构显得尤为重要。人们所盼望的政府机构不再仅仅是一座建筑,而对建筑的象征意义的解析也由此变得复杂起来。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来源于民众,熟稔民众的各种需求和企盼,并且承诺以民为本。

想民众之所想的政府又时常困扰于西方社会里长期存在的市政建筑传统。代表政府形象的工程在各种文化里都体现为高傲和保守。因此政府的表现形式——市政建筑——往往导致人们的恐怖心理,并且与权威密不可分:祭坛式的楼梯,令人不寒而栗的两侧对称的建筑立面,控制进出并能为整座建筑提供框架外观的柱廊,圈盖整座建筑的巨大穹顶。这些市政建筑的传统形式在民众心中已有很深的烙印。每当人们接近或环绕它们时,马上会条件反射般地赋予它们种种上述意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民众心里肯定不会激发出欢天喜地的意向。

依仗民众支持的政府更为复杂、微妙,或许可以说更含糊其辞。政府的代表性实体可包括如下机构:市议会,市长办公室,联邦和州级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或者叫民众行使权力的大会堂。官员行使代表权,而实际的管理权属于广大人民。

政府的多个部门在民众心中形成的第一印象并不是代表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机构。仔细审视那些办理政府事务的人,就会发现他们也可以被当做民众的组成部分……或者当做依仗民众支持的政府的一部分……于是政府官员们占据的工作场所就会被赋予新的意义,本质也同时发生变化。至少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任何城市的支撑性机构的工作人员所占有的工作空间远远比民众直选官员们需要的空间大得多。正是由于这些政府的支撑性和功能实现部门需要更大的建筑空间,才造成市政建筑的规模有不同程度的超标。

解决建筑规模和政府代表的民众范围之间的矛盾,已有许多基本方案出台。在政府机构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变得很庞大的地方,以原有建筑为中心,逐渐由里向外扩展。这种情况最典型的例证是马萨诸塞州政府大楼的演变。它最早为布尔芬奇州政府大楼(Bulfinch State House),形式与如今相比结构更为紧凑。起初,扩建部分沿袭了原有的建筑形式,虽然结构和规模都较为庞大,但还是慎重地保留了原有的行政管理区域,这些区域和政府已有的各部门机构所在的位置形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而后来的扩建部分都已成为独立于原建筑、自成一体行政楼群,建筑构造形式与各行各业的办公楼几乎没有分别。

有些地方的市政建筑完全是从零开始,重新创建的。此时建筑师总是尽力想为整座市政厅刻画一种全新的象征性意向。例如,20世纪60年代重建的波士顿市政厅就拥有一个全新的象征意向。它的普通政府职员区、民选官员区和民众服务区三个功能分区具有完全

不同的内外构造形式,却又形成一个综合功能完备的整体。它的民众服务区是整座楼的基石,通体是不开设任何窗户的砖石结构,与外面的市政广场融为一体。中间部分的民选官员区建立在巨大的立柱上面,与基层部分若即若离。这部分容纳有议员办公室、市长办公室以及秘书处等附属机构。最上面一层为普通政府职员区,楼板由数根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立柱顶起,跨度和飞跃式的形式酷似古典主义建筑中的柱顶过梁。

另外一种解决方案略显保守和笨拙,即沿袭以前建筑物的建筑手法,但把行政管理区和民众代表区两大功能区完全区分开来。行政管理区大都采用传统的办公楼形式,模仿同一时代的公司建筑样式。而后者大都自成体系,大都装饰有华丽的雕塑,这使它们更引人注目,并且庄严肃穆,令人过目难忘。

在建筑形式上能够以多种方式庄严地向民众承诺政府将让民众参与决策国家事务,这种形式的建筑向民众传递着一种信息,即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甚至可以表示政府与民众是心连心的。这就要求市政建筑和市政空间的演变限制在城市规划的可行性框架内。



马萨诸塞州政府大楼,右边为第一扩建体